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八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八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六年七月初六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衛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今歲年景自六月初旬以來連沛甘霖臣因查勘江南塘工經由浙省之杭嘉湖江南之蘇松

等屬縣皆地勢窪下之區多種晚稻目擊田間溝
澮充盈禾苗青葱茂盛農夫無不欣欣得意嗣後
若再獲時雨則數郡皆享大有之慶矣其金衢嚴
紹四府山地少而水田多陸續皆報得雨秋季情
形大槩高阜雖次低處甚好惟寧台温處等屬地
勢居高者多每年山地收成原與窪處不同今年
得雨畧遲山田分數不無稍減此時尚未能定然
春收豐熟加倍於往年不致有艱難困苦之虞臣

恐寧波兵民繁多米價或貴已將鹽務買回川米雇募商艘并調定海鎮兵船押護由海道撥運一萬石前往接濟平糶此時諒已可到容臣回署之後再加細查各處地方情形另行奏

聞再臣訪聞得江南之句容縣秣陵關地方有積賊奚桂卿別號滋泥大王夥黨亦多雖未必即是去年九月間在烏鎮傷損十餘命之人然既有此說不可不信若行文江南恐有未確故臣將此所查情

由帶字蘇州欲面交督撫適陳時夏已聞改調之信范時繹不曾來蘇會商海塘事宜即付張坦麟託其再加核實就近查拏隨後聞得已被兩江督臣獲住發營員密訊所供不知其詳止有浙屬嘉善縣住居水手二名從前曾經雇與伊等駕船據臬司董永艾來文已經該縣拏觧去訖聽候督臣審明奏聞外理合附摺

奏明謹

奏

滋泥黃魚二盜犯頃據江督范時繹奏稱業經緝獲移

交浙省矣朕諸凡所聞料不至有差謬

同日又

奏爲遵

旨議覆事竊臣前將奉

命交發改補訓導王積箕程世楷履歷條奏摺二件臣

雖素曾留心及此未敢冒昧遽覆現在諮訪各地

方官及提鎮諸臣定議覆

旨緣由附摺

奏明令王積簣所陳請禁湖州典舖當米一事據杭

嘉湖道暨該府等覆稱嘉湖二府屬縣每年新穀

登場凡有田之家以及佃戶小民一時若有緩急

皆將所收之米隨其多寡當銀用度次年蠶麥成

熟新稻未收之前贖回以濟口食較之現買米價

平賤人以爲便即有經營之輩買米當銀復買亦皆於次年就地糶賣商獲微利民得資食並無害於地方若禁止不當勢必將現米賤糶次年一遇米貴並無積蓄可以救濟等語臣查米穀少則價貴多則自平故籌畫民食惟以積蓄爲先無如小民需用急迫或房屋窄狹欲求盡存倉廩勢有不能惟當米一節勝似賤賣如現價一兩可當銀六七錢每兩取利不過一分以至一分五釐而止次

年即遇價貴猶可取回賤米充食即有不能贖回者向例不論月日早晚皆以次年白露節後為滿仍在本地糶賣所以米石猶得存留在境若行禁止必然隨時糶散悉歸外販一遇米缺即時騰貴關係匪輕況當米非囤戶貴賤皆由自主若米價稍昂原主即欲贖回者更多實屬利民而非病民王積簠所奏其言似是而非應毋庸置議以安人情者也至程世楷請照溫州玉環山之例將定標

左營移駐大衢山招民開墾一事據該提鎮並寧
波府等覆稱大衢山孤峙海面與玉環山逼近内
岸者不同從來外國與各省洋船經過此山從不
收泊至每年漁期雖有船隻聚集亦不專在此山
且皆有關牌縣照爲憑廵員實力稽察不難防杜
漁信一畢各船盡回内地亦無藉官兵之彈壓若
将定標分駐一營不但築土堡建營房經費不貲
且孤立大洋兩處單弱可慮虛設官兵有損無益

昔年定海總兵藍理曾於此地開墾遂爲海盜鄭盡心陳向義等藏垢納污之窟凡費幾許兵力而後驅逐淨盡似不宜再有此議等語臣細閱提鎮諸臣所論與臣意見相同程世楷此奏亦毋庸再議總之近地可以墾闢利民之所臣自當隨處留心察訪陸續舉行斷不敢因循忽畧所有兩摺條奏事宜理合據實查明具覆兹將奉發原摺二件恭繳伏祈

聖鑒再臣接准吏部咨文奉
旨王以曜亦命往浙試用伊條奏浙省事件原摺爾部
封發總督李衛如有可行之處著李衛酌量採擇欽
此并封發原摺到臣查該員所奏六條其中如歷
年欠冊必須順莊滾查舊欠新徵務令親納投櫃
與民間買賣產業過割宜清辦理滾催人員董勸
宜力等四條臣上年已曾在浙試行於十二月十
二日以請行順莊等事具疏分晰

題明又所奏州縣因漕米民欠挪移墊補一條臣亦
於本年四月初一日以遵
旨請派人員等事疏内陳明荷蒙
俞旨允准現在分派各官逐府清查各在案至於州縣
交盤該管知府督催揑飾扶同定有分賠之例最
爲嚴密毋庸别行委員監催紛更成例也除王以
瞿部發原揩另行咨部呈繳外相應一并覆
旨爲此謹

奏

覽所敷陳甚屬明晰允當舉凡條奏有關直省利病者

朕皆發與該督撫斟酌因念通省地方遼濶事務紛繁

一時耳目難周於中倘有可取亦足補益不逮非竟以

其言為是必令見諸施行也當領悉此意總之朕用人

行政從不預橫成見惟求合乎是而已

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爲續陳辦理鹽法事竊查松江府城舊時附郭華婁二縣今又分出奉賢金山地方不爲不大更有提督重兵駐劄宜乎私梟屏跡而從前片引不銷皆由向日提標及附近各營無不通同濟私大船裝載貯於兵丁屋内令其子弟家屬提攜籃筐滿街市賣地方官不敢過問以致商人無可如何將此數縣棄出不復行銷矣臣細看沿海形勢海塘之外不產鹽土其場皆在兩頭北則偪近川沙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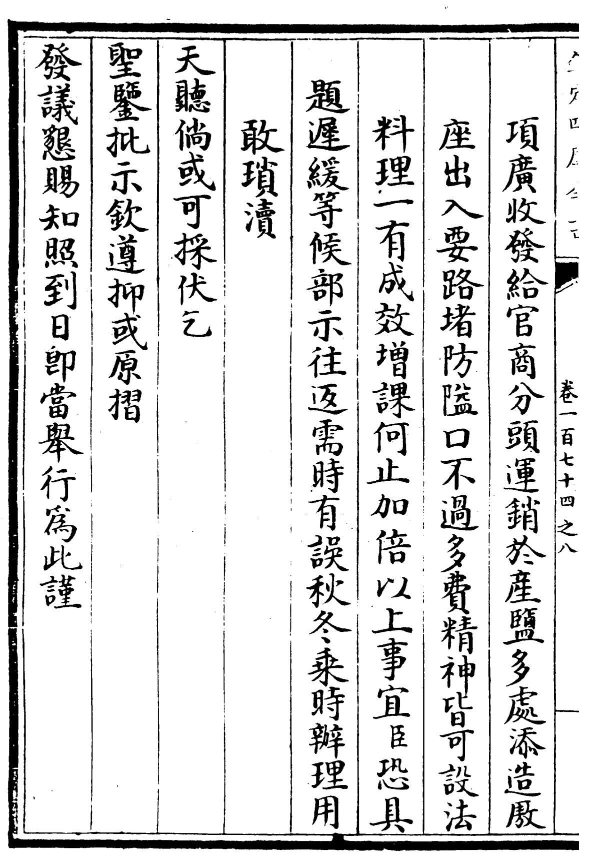
營南有金山參將若加以提標汛兵肯與出力協同兩營實心巡緝鹽徒勢難透越而無如向多貪賄縱私習以爲常止有分管上海之提標遊擊葛世雄守備徐潛頗能督兵嚴巡是以上海從無官鹽住賣者本年竟能行銷五百餘引臣在松江掣驗三日不見有籃筐私鹽出售屢與提臣柏之蕃悉心計議預備賞賚以圖大破積習提臣亦肯身任其事近日弁兵奉法努力連報拏獲大夥私鹽

數起查松郡原係商人不敢開店之處而雲南福建皆有文武官弁督銷之例莫若將公項所收鹽斤量行發交提標五營挑選誠謹千把總在於松郡城之內外監賣除出完課將鹽本解還源源接續則既予以責成又不無稍有餘利自必實力巡緝臣仍與提臣時常留心稽查庶錮弊可除但產鹽之四場臣既俟委官到日遵照辦理酌量收買發商完課儘力督銷自然有益惟所慮者崇明一

邑向係海外包額之區煎出鹽斤止爲本地民食例禁不許透越别縣後因產鹽日多梟徒勾通鎮兵縣役任意廣煎不但往來領餉運米船隻順便裝載亦且渡海各船夾帶進内殆無虚日文武各衙門向來皆有陋規屢次行文從不攔阻昨見臣在松江恐被差員内港截拏始據該署縣祖秉震報獲一起近日鎮標左奇兩營盤鹽甚屬上緊但恐不能久遠如是此地若不派官協巡稽查堵禦

則蘇松常鎮等屬雖收餘鹽發商仍被崇明廣產
私煎攘奪引目仍舊難銷臣愚昧之見將現在
命發管場各員內挑選明白強健者一人再派千把總
一員專在崇明要口駐劄竝可往來稽察竈地其
鹽應禁者嚴禁應收者酌收令其轉運發商辦課
其私販小則移知營縣協緝大梟就近稟報總兵
嚴拏解交蘇松道審究分別治罪剪除窩頓毋許
流入內地實於江省鹽政大有裨益矣至浙之寧

處二府尚有官鹽一半溫台壅引久不行銷此非
專係私販衆多之故實緣梟棍强横動成命案各
商但有本錢者俱不肯往彼處貿易現在止有小
販數人每家不過二三百金大處不能行運始向
此等地方賒欠竈鹽拉扯零賣搜索微利臣前疏
業將四府場員亦在更換准行之内但收買鹽斤
彼時若一齊並舉誠恐遥遠難以照應未敢率請
令民頗知法按時度量臣尚可承辦亦當一體動



項廣收發給官商分頭運銷於產鹽多處添造廒座出入要路堵防隘口不過多費精神皆可設法料理一有成效增課何止加倍以上事宜臣恐具

題遲緩等候部示往返需時有誤秋冬乘時辦理用

敢瑣瀆

天聽倘或可採伏乞

聖鑒批示欽遵抑或原摺

發議懇賜知照到日即當舉行為此謹

奏

該部議行

同日又

奏為奏明戰船中途遇風駕回修換桅木緣由事竊

照浙省承造旅順營戰船五隻業已督辦完竣委

令將弁官兵押護於五月二十四日開駕起行經

臣

題報在案不意六月初三日駛至黃標汎地螭洋險

處忽遇颶風波浪洶湧船隻顛簸將一號三號大桅損傷篷眼數處官兵竭力駕護幸得保全隨風飄泊初六日始得收入定海港内臣據押運叅將顧元亮并定海總兵官林君陞飛報前情隨差員星馳往彼督令該鎮將知府設法修換及早開駕毋誤風期去後又據顧元亮報稱前船在於定海將桅木損傷之處多加鐵箍修整完固於初九日自定海開行十一日在普陀開至烏鴇山大洋又

遭疾雷巨颶風狂浪大不但新箍之桅閃裂其四號五號兩船大桅亦被風損擦命收入寧波再為設法製換等因臣即分頭差人往督溫寧二厰各道府選購桅木換竪并調林君陞赴寧親加勘驗復與提臣酌議間今據陳天培林君陞合詞覆稱本省各標戰船向來俱用幫桅以數木合成加用鐵箍是以其力堅勁可抵風浪令旅順船奉部定式俱用獨木為桅又兼長至八丈及七丈七八尺

購買既極艱難大者削去外皮止剩中心小者一

木之力未免稍軟今寧厰遍覓並無此等獨木大

桅雖據温處道王欽福於七月初一日趕運獨桅

一根幫料七件細驗桅木堅實但係舊料且獨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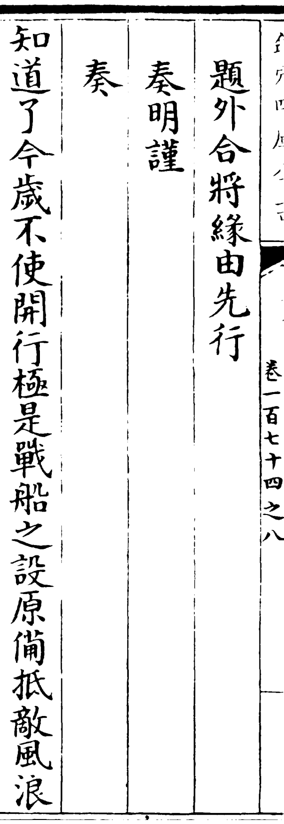
係奉部定未便違背擅用幫桅勢必飛往閩省再

購獨桅換豎現在已過立秋西風漸勁往北洋面

難以行駛戰船關係重大自應

題明駕回温厰購換於來春南風期内開駕方屬萬

全等語查此案戰船中途兩次遇颶幸託
皇上福庇五船無恙官兵平安今遵照部式不敢擅用
幫桅現已委員星飛赴閩購覓獨木另行製換但
今歲七月初二日立秋甚早目前西風盛發自浙
往北必由江南五條沙險洋經過更難放心臣何
敢不酌量天時妥行開送致有踈虞除飭參将顧
元亮将船駕回溫州上緊購辦於來年四月順風
駕送并現在另疏具



題外合將緣由先行

奏明謹

奏

知道了今歲不使開行極是戰船之設原備抵敵風浪獨桅既難得堅勁如式何妨聲明緣由換用幫桅今乃以軟小之材應辦一時而令官兵乘危冒險大不是矣幸而無恙不然其害曷可勝言承辦各員當嚴叅以為不敬事者戒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查浙省有衛守備八員專管徵解屯餉事務因向來衛田皆屬軍民雜佃每有爭訟界址糧務係守備衙門清理名為武職而實有管辦錢糧詞訟之責其中台州一衛田畝分坐臨海黃巖太平天台四縣零星寫遠地僻人蠻近又裁去所千二員歸併該衛事務更繁存留項下歷年積逋八千餘

兩册籍混淆完欠不清臣因此處第一難治非幹
員不能清查特委温州衛守備饒建侯前往會同
地方官分縣催追稍有頭緒尚未完結本年二月
内新任台州衛守備楊上衡到浙初見臣時即行
面稟伊原是行伍出身得中進士但習騎射不諳
簿書呈請具
題改用臣以該員乃奉
旨補授不便遽行請改仍令赴任試習今已數月又據

詳稱職任不勝實恐貽誤臣查楊上衡漢仗去得為人勇往向前宜於營伍堪備差遣而料理錢糧非其所能可否俟有緊要營備缺出容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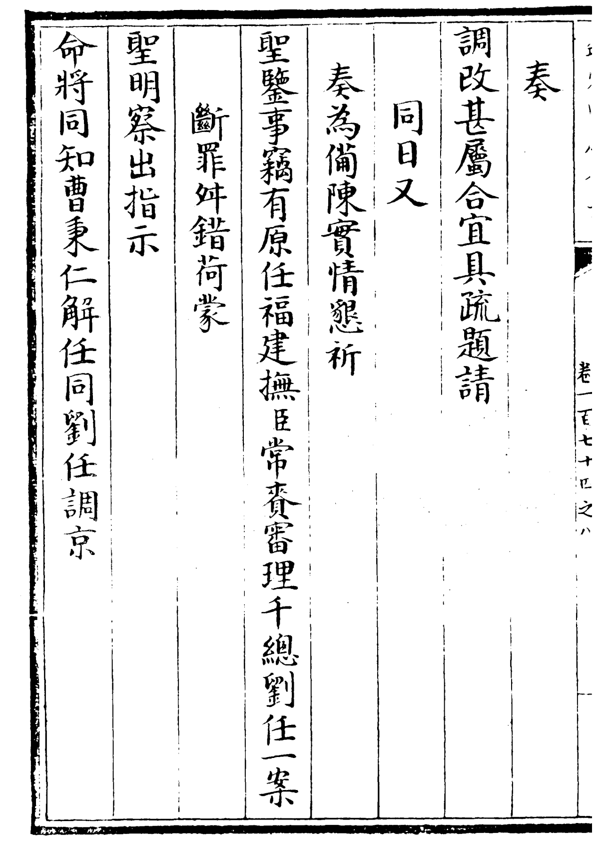
題明改補其所遺之缺查温州衛守備饒建侯辦事勤敏人稍有才上次軍政曾列附薦即以該員調補令其加意整頓更覺有益其餘浙省各衛所管屯糧不多再除湖州一所疲玩外他處舊欠俱少皆屬事簡易治者如杭州右衛守備尹君慶漢仗

亦好弓馬雖屬平常辦事出力臣委令巡查地方
甚是勤謹又紹興衛新任守備高志唐看其人材
漢仗頗屬去得以上二員若不令其於營伍歷練
恐久之漸致怠弛殊覺可惜應否一併於中等營
缺酌量
題補改用以加造就倘蒙
俞允溫州杭州紹興三衛守備員缺查有奉
發効力新科武進士羅佳雄丁大業易焜俱係武生初

進人皆文弱於營務全然不知一時難期練習若以衛備近似文官之缺署理試用一年如果稱職再請實授否則咨部挨班候選則人地各得相宜矣是否可行伏祈

聖明批示欽遵又此外尚有杭州前衛守備趙廷文海寧衛守備吳輝祖皆辦事克勤人亦明白因其人尚屬謹慎細心於衛務相當再看後效另為請

旨謹



奏

調改甚屬合宜具疏題請

同日又

奏為備陳實情懇祈

聖鑒事竊有原任福建撫臣常賚審理千總劉任一案

斷罪舛錯荷蒙

聖明察出指示

命將同知曹秉仁解任同劉任調京

面加詢問仰見

皇上睿照無遺務使文武均平事歸至當大小臣工莫不欽服此事原由浙江而起其中實情有不敢不備陳於

聖主之前者查雍正四年奉文撥運福建抵米之穀二十萬石因已經借給閩省倉穀七萬又代為分頭購買先行轉送之故是以九卿原議令閩省差員來浙領運臣見為時已屆誠恐遲誤風期是以無

分彼此一面具
奏一面飭委嘉興同知曹秉仁在於乍浦齎價雇船
分為兩起代運赴閩除各海口外上年正月乍浦
第一次開行已用船四十八隻二月間第二次之
穀業已運到乍浦等候又須用船六十八隻一時
不足正在雇覔甚艱之際忽有福建千總劉任到
乍並無公文執照口稱奉
旨押運江南米石特來乍浦封船亦無價銀挈帶交給

又不赴臣衙門禀知以致船商驚慌有曾惠泉等在於護海關江承玠同知曹秉仁等衙門具呈各據轉報請示前來臣查劉任止係奉委押運其備辦船隻乃該地方官事也江蘇撫臣陳時夏並未移咨到臣欲於乍浦雇船且未行文該同知令其代為預備劉任來浙實爲輕率緣事係因公不過武官粗魯冒聽之故臣隨於各詳内批云江浙運米同屬公事但浙省運穀二十萬石較江南

數多三倍現在杭嘉湖續運之穀乍口尚是缺船不得不酌量緩急仰候移咨江省督撫二院在於上海覓船搬運仍諭知劉弁回江可也等語一面於二月十八日備咨江南去後乃下江督撫竝未回文有來浙要船之事而福建押運遊擊李燕在上海接到臣之批示亦無隻字回臣又未見石斗米穀來到反於二月二十六日移文同知曹秉仁令其查明乍浦共封若干船隻移覆以便乘風斛

解且稱何物船戶曾惠泉等具稟運閩穀石現在缺船上海何有餘船何獨異視江南米石等語臣因其文內明有封船字樣且將臣批詞指駁言語狂妄故於三月初二日移咨福建督臣高其倬煩請轉行申飭原無別意續經高其倬將千總劉任

題參奉

旨飭審上年十月內常賚據劉任呈詞移臣內稱浙撫有尺霧之遮移咨督院

題參等語臣雖不才忝任封疆隔省員弁即非管轄
的屬然
敕內開載設遇有事尚將調遣策應今劉任以千總末
弁竟將臣指斥無忌常賚亦即據以移查其如
國家體統名分何乃常賚緣臣回咨有得罪於彼之
處故意不將劉任止係奉差江南便道押運並無
文照私赴乍浦索船及公然抗臣情節於看語內
聲明反稱隔省同知為其上司任意混擬欲冀

皇上歸咎於臣乃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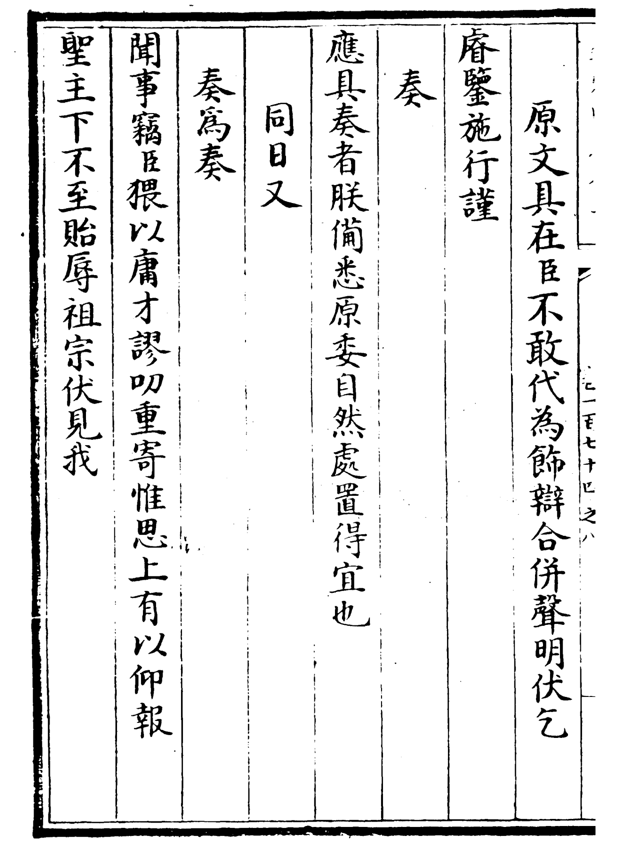
聖明洞照係彼之大錯指責示罰今曹秉仁業已解任

進京將來

廷訊之下

皇上自有照鑒臣若不將此案實情陳明於臣素日未敢一事隱匿之心有所不安是以冒昧具

奏前項根由至於苛索二字臣因劉任在乍浦苛求索船故於高其倬咨内說及並非曹秉仁等所詳



原文具在臣不敢代為飾辯合併聲明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應具奏者朕備悉原委自然處置得宜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猥以庸才謬叨重寄惟思上有以仰報
聖主下不至貽辱祖宗伏見我

皇上矜全大臣曲加體恤直如家人父子格外優容爲

臣下者若不教誡子弟循謹守法以致有辜

德意於心何安臣籍隷徐州族繁丁衆賢愚不等豐碭

各鄉散處頗多今春因有堂弟李懷瑾李信枚皆

少年喪父鮮有管束任意放縱不循理法臣訓之

不改招之不來誠恐久益驕横有害地方無可如

何於四月間行文淮徐道煩其轉飭本縣將二人

拏解赴浙以家法懲治圈禁在署俟其改悔始放

並咨明江蘇巡撫衙門在案此臣借以警戒保全族人之苦情而衆皆不諒反生怨尤即臣親房尊輩亦復附和言臣為已不復顧人交口謄謗甚有欲改姓氏以為加罪之地者不思臣本支相承原係大宗嫡長平素家居族内諸事例得主之况今身荷封疆執持綱紀雖仇怨滿前皆非臣所顧惜此後如有大干不法仍然怙惡不悛臣若得知即尊行尚當劾

奏豈肯畏縮以負

范時繹乃不足置論之人與汝不協更何待言即以命

君恩但臣因除窩弩鹽勘塘諸事獲罪於范時繹而奉

汝辦理下江緝捕一節操之其心便可知矣齊蘇勒之

命議論河工又與齊蘇勒有芥蒂之嫌皆臣本省公祖

有芥蒂大抵因前歲赴任中途相晤奉旨論河時微啓

大吏若不

釁端去年伊來陛見頗露不慊於汝辭色或係汝於接

奏明此中情由將以臣因私家之事煩動地方官為

待之際禮貌疎慢所致其過不在齊蘇勒也齊蘇勒為

咎則臣之心跡無以自明而公私之交謫亦難堪

人公忠直率斷無有暗含宿怨假公報私之理朕意舉

矣為此冒昧附摺上

凡此等形迹皆不必繫念人事參差不齊何能計較纖

聞於

悉無遺惟坦懷靠
君父之前并將原行江南咨稿録呈倘蒙俯賜
兩行一生受用不盡
御覽則臣之是非與所行當否
聖明自有洞照非敢故為多事洗白自身也為此謹
奏
洗白自身即反已之謂果肯洗白自身乃係省事之舉何云多事但審辨公私最爲不易倘向日於鄰里鄉黨間先存曲嫌小憾則又當一論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樞機正在於此其中原委既不難知難以批諭是非當

否也

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海外諸國與浙江最近者莫如日本臣每留心察訪初時風聞彼國有招致内地之人教習弓箭不甚守分因尚未得確實不敢冒昧瑣

奏近於各處出洋商船時常設法密探信息有蘇州

余姓洋客露出口聲言倭王原係中國人苗裔歷世相傳若土著爲之則該王不能享祚倭民皆有天災其臣下雖極强盛猶奉以虛名故本處從無爭奪之事而號令征伐一秉於將軍不由國王主持反受節制由來已久因此伊國將軍肯出重聘倩內地之人教演弓箭籐牌偷買盔甲式様初時有福州民王應如於天文戰陣之事涉獵不精好爲談論首受其萬金厚利排演陣法年餘卽伏冥

誅復薦引一廣東長鬚年滿千總不知姓名每年受伊數千金為之打造戰船二百餘號習學水師又有洋商鍾覲天沈順昌久領倭照貿易彼國信託鍾則為之帶去杭城武舉張燦若教習弓箭每年亦得受銀數千兩沈則為之帶去蘇州獸醫宋姓在彼療治馬匹又有商人費贊侯曾為薦一紹興人革退書辦往彼講解律例因其不能通曉隨即逐歸曾留該商銅船質當凡平常貿易之人到

觀張沈費姓三人行徑不與平常貿易之人相同未知在彼國時仍同他商共住土庫否若能訪得皆去之影伴一詢即可悉其梗槩也

彼皆圈禁城中週圍又砌高墻内有房屋開行甚多名為土庫止有總門重兵把守不許出外閒走得知消息到時將貨收去官為發賣一切飲食皆其所給回棹時逐一消算扣除交還所換銅觔貨物押住開行至於聘去之人則又另在別處隱密之地日久終未放回故實信無從探聽惟造船之聲則有人親耳聞之者臣恐傳說未確再加密訪別處所得情節亦復相似其鍾沈費姓三人現在

如將此三人探實復從而設法詰問則彼國底裏諒不難考究矣

每年領照出洋貿易帶銅回繳張燦若本名恒暭住居杭城乃雍正元年中式第五名武舉為人素行狡詐果出外年餘至今未歸其家有父張彬如曾充過衛百總原係弓箭教師臣遣人託言寄信往問蹤跡伊父答以其子由京前赴陝西撫標中軍孫王發署內再詰便有驚詫之狀即此一人形迹堪疑其餘不皆風影可知臣查日本雖係蕞爾島夷恃其銅鑄礮火攻擊甚遠倭刀器械犀利非

常前明曾屢為海患於東洋稱一強寇
本朝威靈慴伏屏跡多年從無干犯中華
聖祖仁皇帝俞允會議於東洋貿易止許內商往販禁其
自來原有深意令彼不惜重貲招集無賴習學內
地弓矢技藝無故打造戰船姦懷叵測不無窺伺
乘有空隙欲為沿海搶掠之謀然前明水師未設
戰船不修被其突犯登陸始與接戰使得展其跳
躍之長故從前江浙地方多受荼毒今沿海水師

星羅碁布戰船駕駛精熟官兵皆能奮勵用命倭夷平素未嘗諳於水戰設或有警臣等聯絡隣省會同堵截邀於海中勦殺攻其所短自可必獲萬全不致上廑

聖懷但彼狡謀惟在重利引誘凡屬愚人孰不貪婪往隨術中故江浙閩廣好事棍徒甘為心腹通風走線之輩甚多伊要得內地之信頗易而中國欲知其的耗實難令若遽將訪出之徒張皇拏問則販

從來大小邪正勢所必然即如準噶爾西藏未嘗不若是也

洋往來人多傳至彼地恐即致激而生事臣愚以
為
天朝之待外夷罪惡昭著者必申征討之誅若跡涉隱
若無　不　如。。。
微藏而不露則當示以覊縻防範未然臣今現在
將所聞尚無確據之人逐一再加暗中察訪根尋
此為最要可嘉之至
其家蹤跡行徑以驗虛實一面密飭沿海文武營
縣及各口稅關員役藉盤詰米穀軍器名色嚴行
稽查凡出洋裝貨包箱等物悉令打開驗明一應

水手舵工商人奴僕附搭小客俱著落牙行查明籍貫年貌出具保結限期回籍迯棹進口點驗人數將缺少者即行拏究其水師兵船嚴督各鎮協營整頓礮械練習攻戰之具不時哨巡耀揚威武以為有備無患之計一切廢弁驗其因公罣誤原無大過不在解發安置之列而人材尚可效用者分別收録令其食糧不使閒居窮苦為人所誘姦商無賴通同勾引之人俟訪實後再為相機另行

寀究明正典刑彼時倭夷聞之知事已敗露防範嚴密自必震服
天威絕其邪心矣但事關重大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指示欽遵至日本島嶼與浙江江南對海之偶洋面最近止有三十餘更路程順風四五晝夜可到今浙江原屬臣轄江南沿海地方近又奉
旨命臣節制即當知會督撫提臣調度嚴防但其乘風飄忽四路可通閩廣山東天津錦州等處仰祈

是極當極卿此一念早為
上天
聖祖鑒之矣封疆大臣皆肯似卿居心奉職便伯什日本何慮之有治平之術惟在固根本防外患二者而已固本譬如養身防患猶夫用藥當權其輕重而為之不可偏廢

所見是隨便皆當令訪察防範此通飭諭旨一例及卿

皇上密飭督撫諸臣一體留心防察則雖有姦計亦無

庶不露卿首先陳奏之迹也

所用矣再近據提臣陳天培差員於江南訪拏洋

盜數名係從前曾在浙洋行刦匪類俟好提到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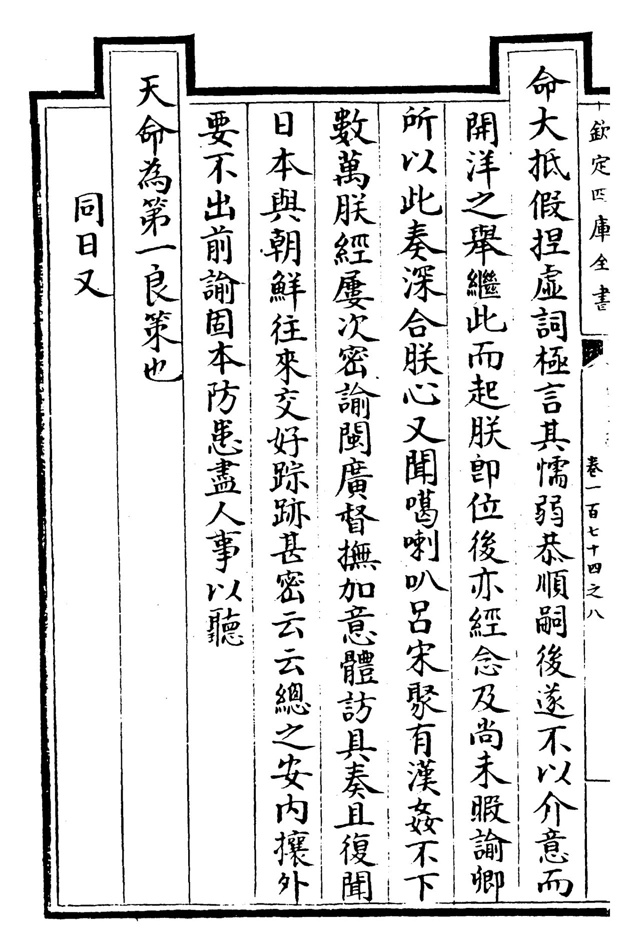
另結合併附摺陳明謹

奏

當年

聖祖曾因風聞動靜特遣織造烏林達麥爾森改扮商人

往彼探視回日復



命大抵假揑虛詞極言其懦弱恭順嗣後遂不以介意而開洋之舉繼此而起朕即位後亦經念及尚未暇諭卿所以此奏深合朕心又聞噶喇叭呂宋聚有漢姦不下數萬朕經屢次密諭閩廣督撫加意體訪具奏且復聞日本與朝鮮往來交好踪跡甚密云云總之安內攘外要不出前諭固本防患盡人事以聽

天命為第一良策也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再陳微悃叩懇

聖恩事竊臣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欽奉

批回原摺一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憂民念切深悉浙地不慮微旱但恐雨水過多令

臣於將來霖潦留心預防

至聖至明生照萬里伏查浙省上游各府地處高阜止

畏久雨驟漲一時難消今入秋雨水調匀初次所

種早禾多已收穫間有高山海塗零星之田畧減分數其餘平地得雨發秀甚旺而杭嘉湖三郡從前多處低窪蒙

聖恩頒發帑金開濬河道現今閘壩修築將完河道疏浚流通宣洩之方較前已有備禦晚禾正在開花茂盛非常一至秋分皆可秀實目前米價平賤洵稱豐年又兼六七兩月海不揚波竝無風暴損禾雖八月潮大高與塘平皆已保固無恙此時業過

大汛老鹽倉沙漲頗遠皆
聖主福庇愛惜黎民之所致也臣欽遵
好
諭旨自當隨時料理不敢有誤至臣蒙
皇上洪恩令臣管理江蘇所屬七府五州各種盜案已
經具本恭
謝茲瀝陳下悃何敢再有瑣瀆惟是浙江巡撫之任
事務實為繁雜必須精神命脈時時周流貫注隨
處覺察方於事有實濟稍或不到即被欺瞞臣兩

年有餘此心未嘗一刻放閒若再加以江蘇所屬七府六十六州縣則南連閩豫北接河東豈能處處周到顧此失彼必不能免況盜賊蹤跡詭祕姓名變幻必細行查探始得的確臣並無腹心可以寄託耳目之人實難兼理況臣曾聞古人有盈滿則覆之語今仰荷

隆恩不次拔擢甫過四旬位叨卿貳將浙省三院衙門一身兼總譬之小舟重載常恐傾側若復管理本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果能持籍事務誠恐造物惡盈且僚屬親族難免忌刻因盈戒滿可保無傾側之處否則亦難免顛覆之處理固此惴惴寢食難安我然耳設不能畀以自牧而涉於傲物凌人則忌刻者豈皇上憐臣孤植屢頒特一二僚屬親族將見羣起而指摘者不知凡幾矣雖恩諭許以保全倘蒙然但能忠誠二字盡其在巳違之於鑒憐允准所請此即何暇念及此亦可不必念及此一切禍福利害之際惟篤皇上生成大恩畢世矢當圖報若必不以臣為不肖加信天理則無往不宜若專以人情論即寸步皆難移動也之驅策抑或另試將勝撫任者薦舉一人簡賢能授為浙撫俾臣於總督任內仍可協辦浙務稍

得專心稽察所交諸事或得黽勉盡力不致彼此兩誤則又臣不得已之苦衷而非敢自圖安逸之實情也伏祈

聖恩鑒察所有奉到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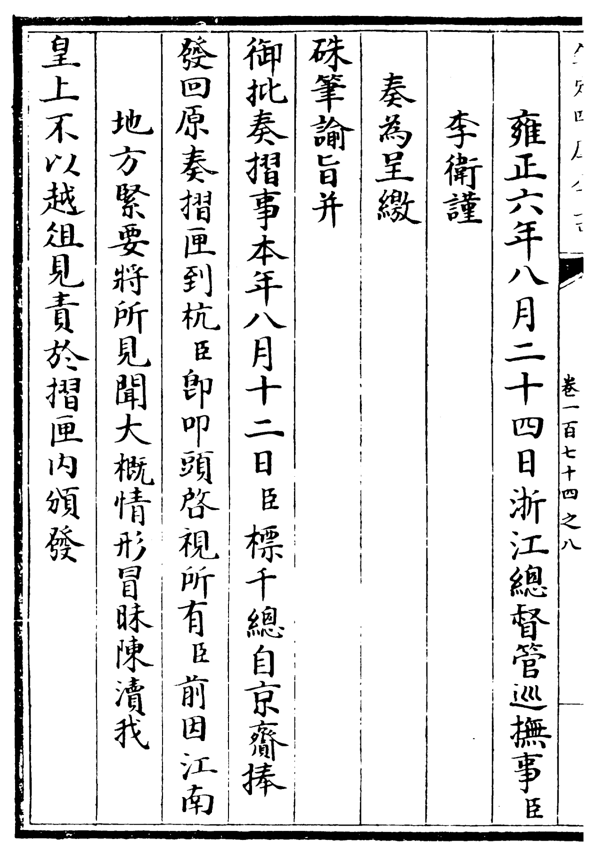
奏

卿之實情朕已鑒之朕之苦衷獨不思乎如得勝任浙撫與卿同心之人則可用之於兩江矣又何必命卿兼

理下江七府五州耶不得其人徒費一番周折於事無
濟姑且盡卿之力稽查料理前於謝本内諭旨甚明若
果至精神不能週到時密奏以聞朕自另有裁處
所奏江南地方情形一摺留中江南襲吳楚遺風崇尚
虛浮人習巧詐歷任督撫大吏一味因循委靡不能清
釐振刷以致頽敝益甚種種弊端朕所悉知然無可奈
何如范時繹魏廷珍陳時夏張坦麟輩豈堪統率之任
第取其操守謹飭而姑用之耳安望有治理之效不止

此數人已也再如布蘭泰石麟沈廷正莽鵠立馬會伯憲德等豈皆封疆材耶兩江之任惟鄂爾泰田文鏡克勝而又難以動移幸地在腹裏且暫將就即令邊海要區需人孔急尚費躊躕何但兩江為然朕之求才若渴諒應天下共知非特於大僚中隨得即用簡拔無遺從州縣有司三二年内超擢至撫藩者不一其人欲覔局量稍濶之品尤屬罕覯為此時廑於懷汝知有綽然稱職者即行舉出勿涉隱諱至於兩江現任文武上自督

撫提鎮下及守令將弁率取才具中平者而用之何也
户口雖多事務雖繁其患不過錢糧積欠風俗囂漓而
已猶可緩待以緊要論自當先雲貴川陝兩粤而次及
於兩江以故直隸近地所用者大抵皆中材以下更屬
無足論者矣朕勤求治理維日孜孜亟欲置斯民於衽
席之安無如不得其人奈何奈何今於無法之中設法
亦惟因病蓄艾且儘力作養加意栽培以冀菁莪棫樸
之效於將來云爾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呈繳

硃筆諭旨并

御批奏摺事本年八月十二日臣標千總自京齎捧

發回原奏摺匣到杭臣即叩頭啓視所有臣前因江南

地方緊要將所見聞大概情形冒昧陳瀆我

皇上不以越俎見責於摺匣內頒發

硃筆諭旨一道開示切摯仰見
皇上因地方用人其難其慎而全才不可多得誠如
聖諭雲貴川陝兩廣實爲邊塞巖疆重地自然首先緊
要而兩江次之但東南惟江浙等處户口稠密幾
抵寰宇人數之半其中賢良不一狡詐多端且財
賦繁鉅又為邊方協餉根源而沿海各省情形更
與陸路迥別身其任者職掌匪易臣每自警懼時
切杞憂何敢存有量度可用長才知而不舉以負

事關用人正務當專摺奏覆

聖主慇慇下詢之至意再黃魚滋泥二賊業於江寧本

地方拏獲仰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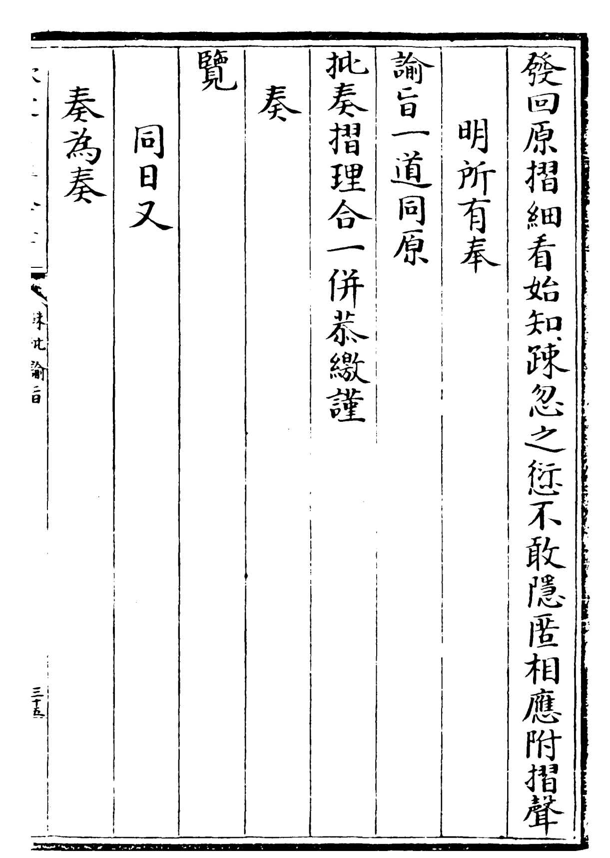
皇上睿照無遺今在江省究訊傳聞供出刦過江南者居多浙屬亦有數起至今尚無正實贓案亦未接有來文行查似應仍聽督臣范時繹照例審結惟

臣前

奏摺內因途次未帶案卷乍回倉猝將從前行查去

此等偶爾小誤朕悉置之不聞不見

年十月內烏鎮盜案誤寫九月字樣今奉


發回原摺細看始知疎忽之愆不敢隱匿相應附摺聲

明所有奉

諭旨一道同原

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據江南淮揚道白鍾山稟稱山東安東營海面有船二隻白色白旗防丁放礮竟置不理出入無時往來莫定等語臣閱其所稟蹤跡詭秘不似小賊行徑其為匪船無疑雖在山東地方而海中乘風飄忽來去甚速不可不防查江浙交界洋面有陳錢壁下馬蹟羊山等處島嶴皆為往來必由之路前明倭夷刦掠內地定在此處暫停收泊歇息樵汲臣即日密行浙之

定海及江南崇明二鎮令派將備借名遊巡帶領兵船於前項島嶴要隘分路埋伏倘果有匪船經過或登山取水即可出其不意掩拏一面分行沿海水陸各營加謹防範竝咨會江南督撫江浙二提臣去後二十三日又據白鍾山將山東營報文敘詳稱此二船於七月二十三日在亭子蘭洋面游移二十四日往水靈山及古鎮龍灣各口忽往忽來行蹤無定守臺兵丁打礮數次彼船止鳴鑼

响鼓罝若不聞等語臣查古鎮龍灣皆係膠州地方而臺兵放礮後尚敢鳴鼓相應似非游䰟小醜或係東洋夷人知江浙沿海皆有水師而山東惟登膠等處故潛來偷看墩臺汛守之疎密及舟師哨捕地方之情形亦未可定臣雖於白鍾山前稟到日即經調度但七月末旬之事而稟報到時已將一月誠恐嗣後呈報稽遲業又通飭江南沿海文武遇有洋面緊要事情務須飛速報聞庶聲息

相通得以預辦事關海洋合將臣兩次聞報行過縁由

奏請

范時繹亦經奏聞矣情形似屬可疑凡事有備無患覽卿預防之舉甚合機宜可嘉之至

聖鑒又臣前因水師需員將縁事參革尚無大罪之守

備李光彩徐景達可否降為千總録用革職副將

柳進忠可否降為遊擊於乍浦教習滿營水師之

處具

奏請

旨感荷

聖恩俞允令臣具題今接到部文柳進忠已蒙

原欲待卿具題到日然後降旨因閱部本之便隨發此

皇上寬免其罪交臣以水師千總補用仰見

諭姑以弁員試用覘其奮勉

睿慮精當既加以格外之

恩而又抑其矜驕之氣可使感激奮勉出力報效非臣

愚昧所能見及伏思乍浦接聯江南兩省海口咽

喉現設滿營水師最為緊要遊擊黃天寅人雖謹

飭頗覺軟弱於水師不甚精熟亦曾於會

題疏內聲明改調在案目今久痞未愈哨巡勉強柳

進忠人固中平於水師并東洋事情頗為熟悉若

以千總職銜暫令護理乍浦遊擊事務責令親身

督船出洋哨探試用其黃天寅於調理病痊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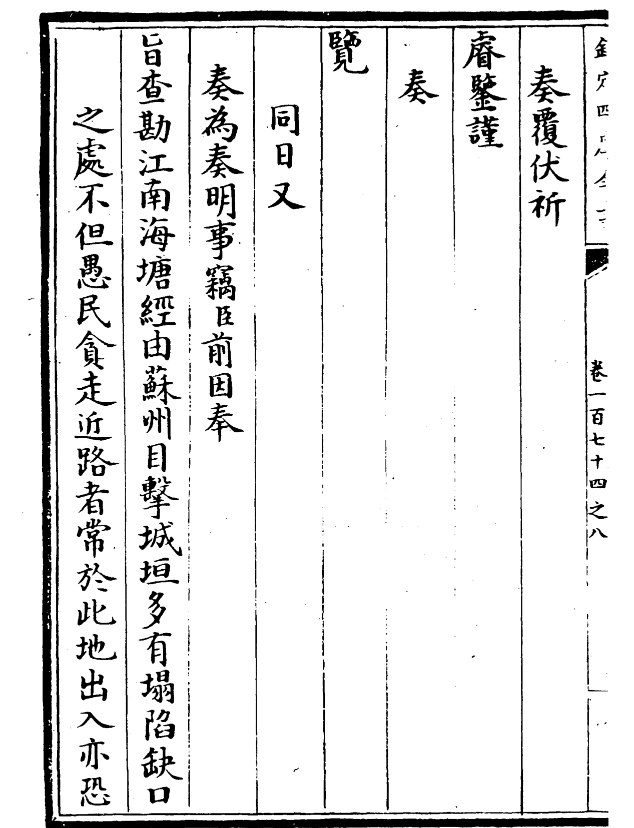
給咨引

見再為改補似覺相宜臣現在彙同李光彩等一併核

好

疏遵

旨具題相應附摺



奏覆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前因奉
旨查勘江南海塘經由蘇州目擊城垣多有塌陷缺口
之處不但愚民貪走近路者常於此地出入亦恐

夜間匪類竊盜得以乘隙潛遁且蘇郡係省會重
地較他處更屬緊要臣既奉
特旨兼管江蘇督捕事務則城垣防範最有關係何敢
視為膜外但工程浩大時切留心緣前有住居蘇
州之浙省鹽商汪敬恕為富不仁干犯𧾷規經臣
查出飭究今據蘇松太道魏觀審得實情問擬徒
罪招詳批允發配間有伊子汪循讓因其父年老
願納贖罪請免擺站屢次哀籲呈懇臣念其既知

為父悔過情尚可原量伊身家十分之一罰銀萬兩為修城之需已據自認八千臣隨飭令該道按數追銀解交江蘇藩庫並咨會署撫臣張坦麟就近委員勘估將蘇郡城垣坍塌處所修葺堅好如有餘剩即作京口蓋造查盤鹽廳之用倘有不敷臣當再為設法陸續湊給毋庸撥動正項錢糧而疆圉可以完固矣再浙江提臣陳天培前曾差員於松江緝拏洋盜數名提解究審臣經附

是誠善舉也

奏在案今陳天培所差陸路緝盜之效力武進士李
澂等在浙獲有逃盜楊秀供出夥犯張來住居江
南太倉州之鎮洋縣鄉間該員隨往緝拏彼地居
民以非係本處地方官所差且稱張來素不為匪
將李澂并所帶兵役聚衆毆傷據該縣將在場各
犯拏獲詳報前來臣查緝盜無分疆界奉有
諭旨通飭令李澂等不查實就近知會彼處地方官添
差協捕固屬冒昧但明言緝盜又將提督印牌交

與看驗則是否正賊即或不實自應到官質審何得毆傷差員甚為蠻野現在飭行江寧按察司將為頭倡率及在場動手之人究審處治并將張來

據張坦麟亦已奏聞矣原屬兩俱不合之事

果否盜夥有無妄扳之處質訊虛實定案外相應附摺陳明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覆奏事竊臣前將風聞東洋情形密摺奏

聞伏承

諭旨指示大小邪正之勢固本防外之機仰見

睿謨深遠凡古今撫馭之道數言而包括無遺彼蕞爾

小醜豈能出

聖主之範圍耶臣因江南係緊接浙省洋面崇明與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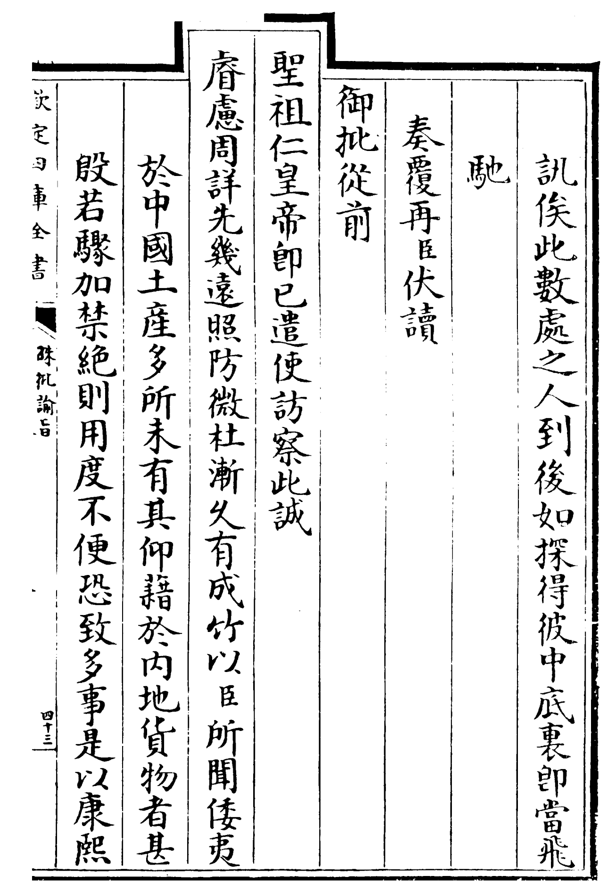
本亦近隨將大槩情形密封知會江省督撫提鎮

諸臣共相防範曾於前摺内聲明其細底姓名皆未宣露適有淮揚道白鍾山報稱山東洋面有白旗號船二隻往來游移等情縁正在嚴查之際誠恐或係姦船窺探海洋風帆甚速隣省未知消息一時防備難及不得不過為小心是以一面奏聞一面即如江南之文將大畧密字寄知閩廣督撫提臣一體加謹巡查海汛今於九月二十一日奉

皇上通飭諭旨更見

聖心周密無微不到諸臣自當敬謹奉行其山東白船已據白鍾山覆稱查係福建商人烏船收入膠州投牙貿易等語似非別項匪類至前摺所指洋商三人皆原籍湖州而久在蘇郡貿易者臣託言辦銅之事密令湖州知府唐紹祖根尋蹤跡送到臣處再為設法盤詰其所以傳聞之由即唐紹祖亦不使知也但臣訪聞得伊等皆貪夷人倭照爭相貿易惟恐失其歡心指照不發故凡有指名求索

之處無不依從若到彼國亦與別商同在土庫惟請去之教習人等則另居他處其設謀畫計皆知細底而商等不過得其大槩多不敢言也又聞寧波醫生朱來章向曾在彼醫痊倭王厚贈而歸現領倭照貿易臣令託病令人赴蘇密尋近復訪得倭夷著閩商魏德卿欲請福清縣黃柏寺方丈僧人前往約在九月終到普陀下船以為料無人知臣亦差員改裝預往普陀等候果否到來查實奏



訊俟此數處之人到後如探得彼中底裏即當飛
馳
奏覆再臣伏讀
御批從前
聖祖仁皇帝即已遣使訪察此誠
睿慮周詳先幾遠照防微杜漸久有成竹以臣所聞倭夷
於中國土產多所未有其仰藉於內地貨物者甚
殷若驟加禁絕則用度不便恐致多事是以康熙

五十四年夷人創立長崎譯司倭照給與内地商人領運彼時督撫與海關意見不同

聖祖天地度量特賜包容聽從其便今莫如仰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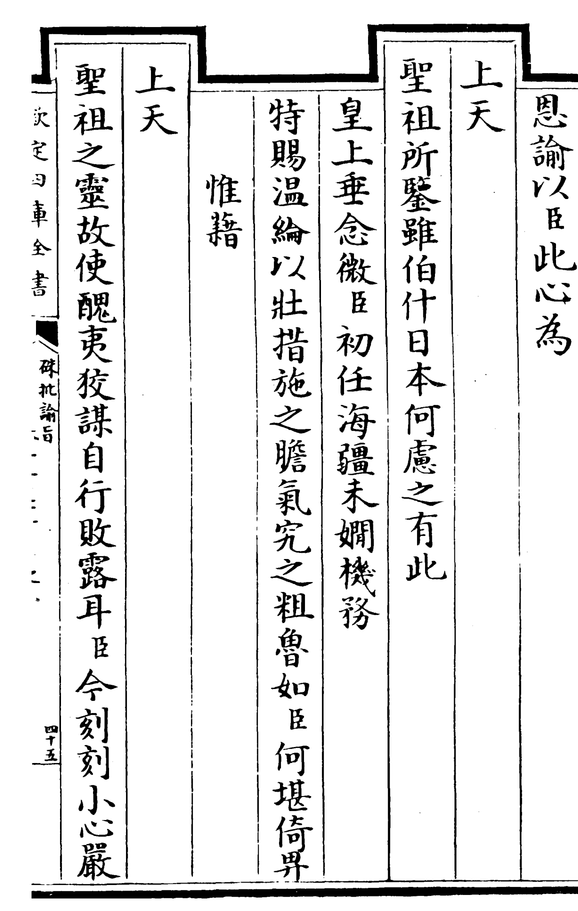
皇上諭旨撫外之道固本防患二語仍循舊例照常貿易惟有嚴加稽察姦弊實力整飭海防水陸以備不虞則

天朝之威德自足震懾邪心而不敢肆其狡志矣至於噶喇叭呂宋等處皆西南洋貨物馬頭從前留住

之漢人甚多許其自行回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每歲閩浙廣東之人結伴而歸且有攜帶所取番婦子女同回者先後約數千人皆有各省題報之案可查近則漸少臣訪得在彼處之人不過以手藝覓食並無他患雖紅毛亦稱狡悍然與噶喇叭等處皆與中土尚遠非如東洋日本之近而宜防故從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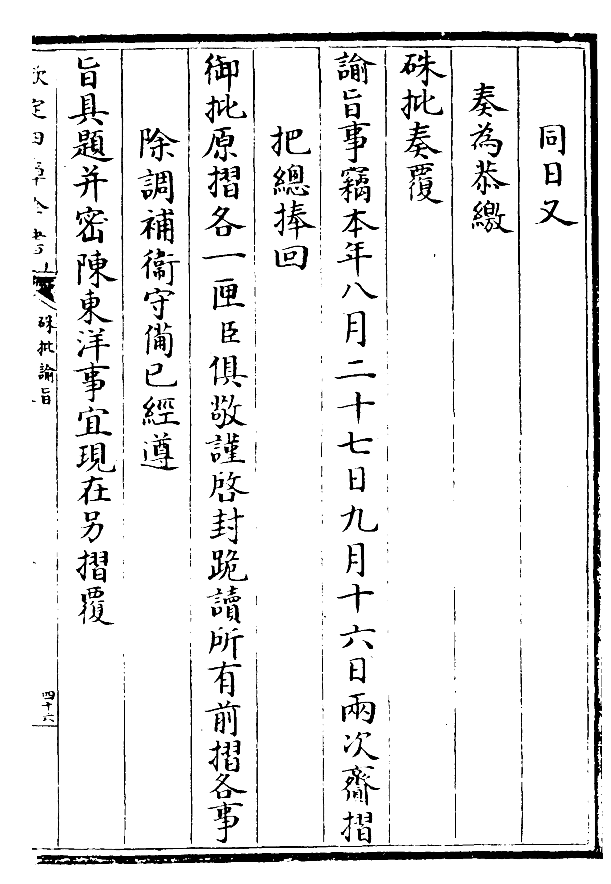
聖祖定例西南洋許其內販而東洋禁其自來亦因形勢

不同之故也若朝鮮久沐
本朝天恩職貢惟謹然東洋獨日本為強隣國無不懼
之朝鮮因其相近自然與之往來交好親密不問
可知幸日本與西洋天主教結為世仇雖東西遥
隔海面俱通彼此不能相容凡商船往倭有奉此
教者立即加害并用鐵鑄天主之形令下船諸人
脚踹登岸方信無疑於此可見其不能別有聯絡
之勢矣又奉



恩諭以臣此心為
上天
聖祖所鑒雖伯什日本何慮之有此
皇上垂念微臣初任海疆未嫻機務
特賜温綸以壯措施之膽氣究之粗魯如臣何堪倚畀
惟藉
上天
聖祖之靈故使醜夷狡謀自行敗露耳臣今刻刻小心嚴

行防備於外洋回棹之船加意盤查雖不敢稍有
疎懈而方畧遠謀非臣識見所及仰求
聖明不時指訓俾得遵循以免冒昧臣不勝懇禱之至
爲此謹
奏
覽奏內仍循舊例照常貿易惟嚴加稽察姦弊實力整
飭海防以備不虞之議甚是安內攘外要道正在於此
也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

諭旨事竊本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十六日兩次齎摺

把總捧回

御批原摺各一匣臣俱敬謹啓封跪讀所有前摺各事

除調補衛守備已經遵

旨具題并密陳東洋事宜現在另摺覆

奏外至臣實因才力難勝籲懇

聖恩准辭江南督捕重務或解浙江巡撫鉅任荷蒙

訓諭開誠指導臣自當時刻儆惕勉圖報效惟知

君上深恩不敢稍存自逸之心有負

聖主提命之至意又奉

硃批試將勝撫任者薦舉一人欽此伏思浙江巡撫不

但刑名錢穀實為繁劇而民風士習之不齊經費

公事之難理亦復倍於他省幸荷

皇上多方化導移易習俗

恩賞養廉得濟公務諸凡區畫無不盡善臣兩年以來

不過謹奉

訓旨因事調劑其於吏治民情恐尚有未周仍難自信

為實是以仰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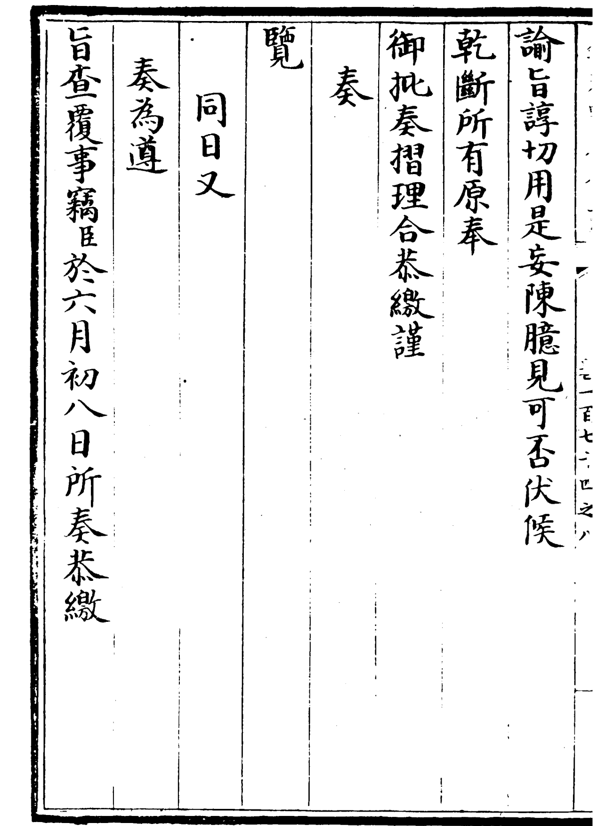
簡畀賢能令奉

聖諭臣謹於所知之人逐一斟酌如王國棟者居心平

和辦事公正雖在浙不久而民風土俗俱曾經歷

湖南亦係緊要地方何敢固請但臣素知其稍欠
風力或於苗疆強悍之區未能相稱若在目今之
浙省似覺合宜至於許容才情亦屬可用惟專好
自見其長每事必欲不同於人誠如
聖明洞照若臣與之共為督撫不免有掣肘調停之處
朕欲命伊撫治山西以試其才湖南似屬不宜
臣愚昧之見湖南巡撫不與總督同城正得展其
風力
皇上睿衷鑒察如許容或可用於湖南則王國棟調任

浙江似為兩處妥協再如張坦麟者雖器量淺狹此人尚可倏再加留夺非專任封疆之長才然留心案牘諸事謹細設或江西得人改調浙省臣尚可幫助商酌不致參差貽誤其餘如性桂高斌孫國璽者皆蒙性桂庸材耳高斌資輕孫國璽階級尚早聖主教育成人伊等亦俱虛心要好若再加經歷習練他日皆可儲備任用而目前尚未敢輕議也緣奉御批卿之實情朕已鑒之朕之苦衷獨不思乎欽此臣捧讀之下不覺感極涕零勒諸肺腑伏承



諭旨諄切用是妄陳臆見可否伏候
乾斷所有原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查覆事竊臣於六月初八日所奏恭繳

御批摺内奉有

諭旨指示藩司高斌臬司白清才具行為之處纖悉無遺臣敬謹欽遵密加廉察高斌目今器量雖未能濶大吏治稍生但虛衷要好肯盡心協力辦事認真再加習練年餘可以儲備任用至白清初到任時正在抱病後稍痊愈人亦明白政事頗勤惟覺冒聽尚可勉為辦理近又患偏頭風證甚是虛弱狼狽書辦衙役乘機作弊不能覺察聲名漸覺不

好臣雖現在為之釐剔但看其光景未必能有起色浙江刑名事務情偽變幻百出最是繁劇乃係緊要員缺委署兼攝實難其人恐致日久政務堆積不敢因循伏祈

聖明預為留心簡選能員以備任用地方幸甚謹

奏

人道敏政諸務待人而後舉直省地方但有大員缺出即為朕之咨畀用適其才功效譬之鴻毛遇順風巨魚

縱大壑否則反是進退之際安得不低徊審度再四酌量而遂輕易出諸口乎今汝意欲求何人以資臂指其明白具奏候朕酌定降旨補授

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衛謹奏為

聖恩廣被年歲豐登恭摺奏

聞上慰

睿懷事竊照浙省歷年仰荷

皇恩優渥人心激勵而知丕變

天意感孚而降嘉祥本年春熟通省豐收倍於往日夏月

上游各府先雖早稻微旱高阜稍減分數旋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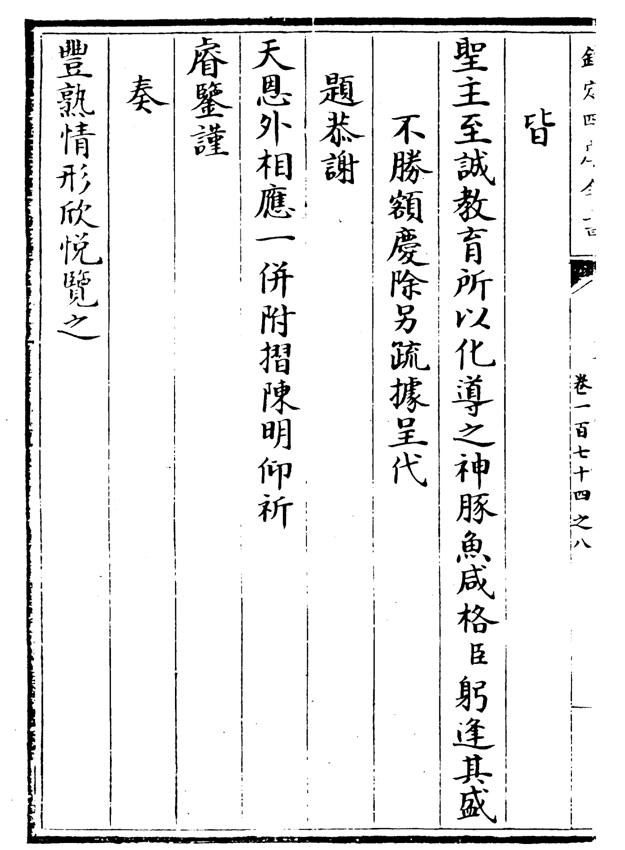
雨晩禾復茂仍獲有年今杭嘉湖紹各處收刈更

足通省統計有八九十分不等現在米價平減薪

蔬皆賤民食充裕五風十雨人人皆有堯天舜日

景象金華府之蘭谿湯溪處州府之麗水景寧等

縣俱產有瑞穀一莖數穗不一而足至省城仁錢
二縣臣等所耕
耤田内更有三四穗之嘉禾洵屬
聖朝佳瑞緣曾欽奉
諭旨不敢具疏恭
進而臣民慶幸之心實切踴躍鼓舞又蒙
皇上特沛隆恩将浙江士子仍准一體鄉會考試
恩綸一到萬口歡騰實有家頌戶禱衢歌巷舞之狀此



皆

聖主至誠教育所以化導之神豚魚咸格臣躬逢其盛

不勝額慶除另疏據呈代

題恭謝

天恩外相應一併附摺陳明仰祈

睿鑒謹

奏

豐熟情形欣悦覽之

天道感應實如影響卿果能保守初志不移地方士庶保

守趨向勿遷則自茲

上蒼之惠賜休徵朕亦保其必然不爽第毋少涉縱肆慎

之愈慎勉之更勉可也

同日又

奏為覆奏事竊臣前次會將東洋情形現在察訪另

覆等因具

奏在案今將曾在彼地行醫之朱來章託言看病業

經招致到署臣面諭以邪正大義

國法利害反覆開導彼亦悚懼感激供吐實情云東

洋惟日本為大與普陀洋面相對所轄六十六島

不在一處其與江浙貿易馬頭名曰長崎離國王

將軍駐劄之山城自稱京師程途尚有二十餘日

長崎設頭目二員稱號皆有王家字樣非係國王

一管貨物交易每年更換一管地方事務常川住

守皆專生殺之權此處夷人築墻立柵名為土庫

凡中國商人到彼俱住其中撥兵看守不許私自出入彼向日無聊因往東洋行醫曾治痊長崎頭目王家得有厚贈故不與商人一同拘管庫内遂酬以倭照貿易數年家漸豐盈後因見夷人射箭不堪笑其無用并誇中國三尺童子俱善弓矢之語是年回棹時通事傳話囑其聘帶弓箭教師并要黄牡丹及二尺濶面之紫檀木三種來章復往時止帶牡丹一株前去到彼開花乃是紫色以此

夷人怒之將伊倭照追繳船貨原物發回俱有海
關及口岸出入案卷可憑所有萬餘貲本因而折
耗盡為烏有以後未曾復往現令止託別船順帶
些須貨物貿易餬口又原任副將柳進忠因奉
旨復賜録用臣行調到省面加細問該員未為把總之
時常往東洋貿易皆住土庫之內於彼地情形甚
悉其所言與朱來章大概相同并畫有長崎島地
方形勢一圖看其海道亦屬險峻之區又臣前奏

洋商余姓即俞孝行亦於蘇州密喚來浙面訊合三人之言在俞孝行則云因夷人喚彼交易曾見過長崎所住官署規模閎壯防守嚴密頗言夷人之雄猛利害而柳進忠朱來章皆稱倭夷不無窺伺妄念性惟好利貪嘴無有遠謀其弓箭俱屬本地之物盔甲亦與戲子所穿無異近日始偷出內地式樣製造雖有船隻而小止於本處近洋往來內地海道不熟駕駛亦未諳練礮火固狠亦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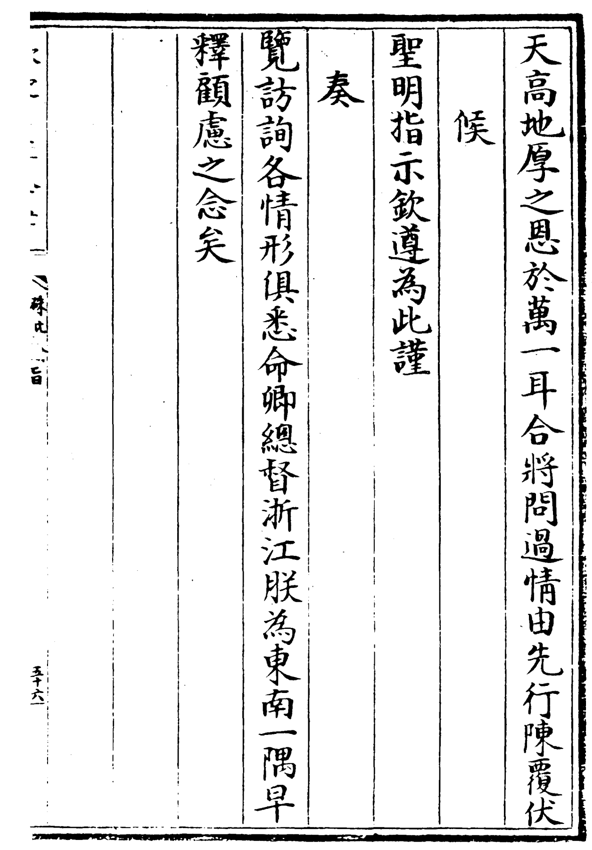
用皆云彼地各島之人惟沙思馬一處非常勇健最為强悍其他俱不足慮等語臣查籌海圖編所載日本共轄八十一島内有薩摩州番言撒子馬諒即沙思馬之訛音地在日本西南為入寇閩廣之路其西境盡處邊海之地有五山相錯而生總名五島即今之長崎設土庫之處順風五六日可抵江浙之陳錢壁下洋面明季倭寇猖獗皆由内地無賴勾引而來如宋素卿起釁於前王直徐海

陳東等作孽於後皆以倭人為名實則真倭頗少也今彼貪中國貿易之利凡倭照一張值銀七八千每年更番出洋者數十餘照彼之為利甚大未必自絶於

天朝而即有異圖所與往來帶物之商人在内地亦有身家不過貪其貿易懼如朱來章之追照留船而已總之防範不可不嚴而機事不可即露臣今已

請

旨將柳進忠用於乍浦以備東路一面之探緝又先發
銀五百兩與朱來章又二百兩給俞孝行令伊等
各自置買夷人所好食物等類先後附船再往假
以行醫營謀倭照貿易為由前去細探消息看其
為人尚肯盡力而朱來章較之別商止在土庫居
住者其所得必更真切臣自當隨時相機備禦不
致上廑
宸衷以圖稍報



天高地厚之恩於萬一耳合將問過情由先行陳覆伏

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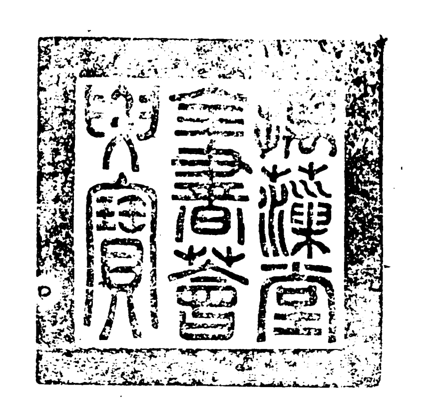
聖明指示欽遵為此謹

奏

覽訪詢各情形俱悉命卿總督浙江朕為東南一隅早

釋顧慮之念矣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程學道